

胜利与悲剧

——
斯大林政治传记

德·沃尔科戈洛夫
海潮出版社

胜利与悲剧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苏〕德·沃尔科戈诺夫 著

海潮出版社

1989.9.

胜利与悲剧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苏〕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 著

●
海潮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
787×1032毫米 1/32开本 印张：20 字数：43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054-083-9/D·4 定价：7.10元

内 容 提 要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费时十余载写成的巨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传记》被誉为苏联迄今出版的第一部真正的关于斯大林的纪实性作品，它严格遵循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原则，以大量档案文件、调查材料、访问记录等为根据，力图对曾经领导苏联达30年之久、影响极大又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斯大林，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客观地展现苏联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现象和悲剧事件，分析其主客观原因，得出有益的历史教训。本书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行文深入浅出，可读性强，对于了解斯大林及苏联历史道路均是一部重要的最新参考书。

目 录

第一章 十月的火光	(1)
正面像和侧面像.....	(2)
二月序曲.....	(24)
二流人物.....	(36)
武装起义.....	(49)
俄罗斯的旺代.....	(70)
第二章 领袖的预先警告	(94)
战友群像.....	(97)
总书记.....	(118)
《致代表大会的信》.....	(135)
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	(152)
悲剧的深远根源.....	(169)
第三章 他的斗争	(184)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89)
普及列宁主义的人.....	(211)
心智的悸动不安.....	(228)
“革命恶魔”的惨败.....	(249)
总书记的“私生活”.....	(272)

第四章 专政还是专政者？	(293)
农民的命运	(298)
布哈林的一场戏	(318)
关于专政与民主	(336)
“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353)
斯大林和基洛夫	(368)
第五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388)
个人统治	(390)
斯大林的智力	(404)
凯撒主义的标志	(425)
领袖身旁的人	(440)
托洛茨基的幽灵	(461)
胜利者的声望	(478)
第六章 悲剧的高潮	(493)
“人民的敌人”	(498)
政治闹剧	(515)
斯大林：“要珍惜干部……”	(544)
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	(563)
斯大林的丑八怪	(597)
不可饶恕的罪责	(611)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们喜欢引用一句名言：“关于死去的人或是什么也不说，或是只说好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说真话，无论对活着的政治活动家或者去世的人都一样，因为对那些堪称政治活动家称号的人来说，当他们肉体上死去时，在政治上是不会死亡的。

弗·伊·列宁

第一章 十月的火光

斯大林已奄奄一息。他倒卧在孔策沃别墅中厨房里的地板上，已经站立不起来了，只能有时抬起左手，象是向人们求助。领袖的半开半闭的双眼，斜瞄着门口，掩盖不住绝望的目光。欲语又无声的双唇微微颤动着。脑溢血发作已有几个小时，但斯大林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的贴身警卫人员在窗外听到室内很久静悄悄地毫无动静，提心吊胆地走了进来。他们无权立即召唤医生。连斯大林这么一位人类历史上叱咤风云、大权在握的人物，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这事必需由贝利亚亲自下令才行。深夜找他找了很久。但他估计，斯大林在用过丰盛的夜餐之后不过是睡得很沉而已，直到过了10至12个小时之后，才派车把惊惶不安的医疗人员接来，

为濒临死亡的领袖诊治。

这样去世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命运戏弄人是残酷无情的。临死挣扎了几个小时的领袖，在最需要的时刻倒未能得到及时的抢救。而且这就是他，称得上是大地之神的他，说几句话就能把千百万人从国土的一端挪到另一端！他在社会中创立的官僚主义“制度”，使得连领袖本人也成了它的人质。斯大林在其灵光渐渐暗淡之际，还有机会对自己长期创建的人际关系体制的保守僵化程度加以评价。

划分生存和死亡的无形界线，要跨越它只能朝一个方向迈步，甚至连领袖也不能回转身来。斯大林未必知道，他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面临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死亡，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死亡。对同时代人来说，他的在世是一幕深刻的悲剧。那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人把几百万人的死亡仅仅看作是官样文章中的内部统计数字而已。斯大林死后作为遗产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件长期的工作——搞清楚他到底创建了什么，而且还要对他的命运之谜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连列宁的某些常被引作碑铭的话，如“……真正堪称政治活动家的人物”，不少人都认为对斯大林是不适用的。他的死没有为他证明什么。斯大林的全部成就、所作所为和罪行已被提交历史法庭，虚构的神话在——破灭，但彻底粉碎它只能依靠真凭实据。

正面像和侧面像

1917年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朱加什维利）年满37岁。他住在北极圈附近的库列伊卡，这里冰天

雪地，是他多年的栖身之地，这儿有足够的时间和食物供他来思考问题。在暴风雪日以继夜的怒吼声中，他时常回忆起最值得怀念的一些往事。1905年12月和列宁在芬兰的坦佩雷（塔墨尔福斯）市党代表会议上的初次见面，与会代表在会议桌上大声争吵，而会间休息时却友好地交谈，这一切都使斯大林感到惊讶。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他初次真正开始了解，如何进行斗争、寻求妥协而原则上又决不让步的政治策略……

他几次离开俄罗斯的国外之行，在他心里都遗留下某种难以说清楚的不快之感。在能言善辩的交谈者中间，他往往感到很孤独，象个多余的人。斯大林不会象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①、马尔托夫等人那样，能迅速巧妙地进行唇枪舌战。只要斯大林和这些人呆在一起，他就总感到内心深处有反感和智力上受刺伤。从那时候起，在这个高加索人的心灵深处就产生了对侨居国外、远离故土、知识分子等等一种厌恶感：低级咖啡馆里喋喋不休的争论，偏僻小客栈里烟雾腾腾的房间，对哲学各流派、经济学派的评头论足……

斯大林十月革命前的全部历史不外乎7次被逮捕和5次从沙皇监狱和流放地逃跑，但未来的领袖在大庭广众面前不喜欢回忆这段经历，以后也从不谈论为党搞经费自己如何多次参加武装没收财产，在巴库的一段时间里如何赞同“一定要和孟什维克搞联合”的立场，如何独自初次作文学创作的尝试等等。有一次，暴风雪刮得木屋直摇晃时，斯大林回忆起自己早期创作的一首心爱的诗，这诗还在格鲁吉亚《伊维

^① 阿克塞尔罗德（旧译阿克雷里罗德，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利亚报》上发表过。当时他是个十六、七岁的宗教学校学生。诗里描写了山峦层叠的故乡，这加深了他的惆怅，引发了某种模糊不清的向往。斯大林的记忆力极好，他喃喃细语地低声朗诵，描绘出了故乡的景色：

月亮的光辉
一瞬间就洒满大地，
光芒射到远处地方，
淡白色青空披上了银装。

树丛上空一片蔚蓝，
夜莺在齐声引吭，
芦笛也无拘无束，
娇声怨气地纵情歌唱。

霎时间万籁俱寂，
只有山间泉水潺潺流淌，
夜间树林中刮起清风一阵，
树木被吹醒后沙沙作响。

亡命徒横遭敌人追捕，
流窜到自己多灾多难的故乡，
恼人的黑暗把他折磨，
他定会出乎意外地见到太阳。

到那时，压抑心灵的乌云，
象漆黑的夜幕被一扫而光，

理想将大声疾呼，
在我的心灵深处唤起希望。

诗人的心灵飞向高空，
心儿也不无因地激荡，
我懂得，我明白这希望，
无比美好、纯洁和高尚。

当他心不由己地象念经一样低声吟诵这首青年时代的诗时，破屋里的女主人惊奇地两次从屋门外向这个闷闷不乐的住客打量。只见他捧着一本打开着的书，呆坐在一支闪动的蜡烛旁，两眼望着布满冰霜、模糊不清的小窗户。斯大林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永远抛弃掉不仅自己写的幼稚诗篇，而且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名之曰多愁善感的情愫。他甚至给母亲也很少写信。艰苦的童年，地下工作者永远到处流浪的生活，使得这个流放犯变成一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和疑心极重的人。

斯大林善于摆脱使人不安的想法和回忆。然而他的妻子卡托虽然已去世10多年，她患伤寒时变得丑陋的面容总是在他周围萦绕不去。就连当前在流放中，他又回想起他们俩于1906年6月在达维德神父的教堂里，中学同学赫里斯托福尔·欣沃列利给他俩主持婚礼的情况。卡托（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当丈夫在长期离家外出之前偶尔潜回家里时，她一双大眼睛脉脉含情、忠贞不渝地凝视着自己的丈夫。小家庭生活的时间不长，无情的伤寒病夺走了可能是斯大林唯一真正深爱过的人。送葬的照片上，斯大林站在去世的妻子的脚边，瘦瘦的，个子不高，一头蓬松浓密

的头发，流露出绝非装出来的忧伤。

童年时就种下的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种子，扎下的根越来越深。地下工作使他变得心狠手毒，从19岁起他一直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东藏西躲，几次被捕，改名换姓，设法搞到假护照，不断转移住处。在监狱里每次蹲的时间都不长，逃跑后就躲了起来。

生活使斯大林学会了很多东西，最后学到的可不光是弄权术和会算计。青年时代养成的性格孤僻内向和内心冷漠无情，随着年龄增长变成了残忍麻木、凶狠暴戾。但以后斯大林学会了装作沉着稳重、目光锐利，在人前甚至是和蔼可亲的样子。

索索·朱加什维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因为他在戈里宗教小学和梯弗里斯宗教学校读书时，吸收了精神方面的一些食粮呢？谁能肯定如果不接触并研究卢梭、尼采、洛克等人的著作，这个宗教学校的学生会不会去思考，他那当皮靴匠的父亲为什么要给穷苦人缝补破鞋呢？或许是对神学遁世隐居之说感到不满足，使他接近抱有造反性格的人们？也许是因为那本偶尔弄到的一本已读得破烂不堪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基础》，使他对世界扩大了视野，大开眼界？对此谁也说不准确。然而对他来说，假如在一生的关键时刻不发生模糊却又坚决的从宗教神学方向转变到世俗非神的异端邪说上来，格鲁吉亚的某个村子就会分配到一位青年东正教神甫。那么，他单调乏味的生活将面对着不仅是高山峻岭，还有为贫苦教区和自己的一大群儿女的琐碎操心，对繁华热闹的第比利斯的向往，这一切使他与整个世界隔绝。一个穷人的儿子能知道吗，由于命运的意志和客观情

况的作用，他对一个伟大民族在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上将起到比一个宗教界牧师大得无法衡量的作用？在革命前此人已为各级警察部门所熟知。宪兵机关每次和朱加什维利见面进行谈话，总是认真仔细地拍摄他正面和侧面的相片。所以在巴库省宪兵机关保存的档案里，就按这两种姿势拍下照片，照片上是个虚弱的满脸胡须的青年人。宪兵们在看守囚犯方面没有什么突出的本领，但在描绘“国家罪人”方面却非常熟练精细。相片的下方写着：朱加什维利“消瘦”，头发“又浓又黑”，“下巴无须，嘴上胡髭不多”，脸上有“麻瘢，得过天花的标记”，头颅的形状呈“椭圆形”，前额“平直不高”，眉毛呈“弯曲状”，两眼“深陷呈深棕色略带黄色”，鼻“挺直”，身高“中等身材，2俄尺4.5俄寸”，“中等”体型，下颚“尖突”，嗓音“轻细”，“左耳有一黑痣”，双手——“一只手，即左手，干瘦”，左脚“第2和第3脚趾长合在一起”等等，还有20项左右的其他特征。当以后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成为显赫人物时，他的国家安全的捍卫者们对自己的政治囚犯决不会搞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因为在斯大林“时代”无人能象他那样7次逃跑。在后来，为了确定他斯大林的千万个潜在敌人的命运，“人民的敌人”哪只耳朵上有黑痣，身高几尺几寸等毫无意义，不起作用。

我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不是未来领袖的生理和外表的特征数据，这可以从正面和侧面看清楚，而是到1917年时他已有哪些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参数。可以立即断言，斯大林不是从童年起就是个“恶人”，现在常常有人这么含沙射影地说到他。但为了更好地了解成年的斯大林，有必要回忆一下他的童年时代。

关于朱加什维利的童年人们知道的不多，斯大林自己不喜欢回忆这段时间的事。童年是暗淡无光、没有欢乐的。叶卡捷琳娜和维萨里昂·朱加什维利先是穷苦农民，后又成为戈里的贱民，生活十分贫困。3个儿子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两个都不满周岁就死去，只剩下索索（约瑟夫）一个。就连他也在5岁时得了危险的天花，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这就给宪兵们提供了一项根据，在“特征”一栏里总要写上一笔：“脸有麻瘢，得过天花的标记”。正如格鲁吉亚的一个孟什维克名叫伊列马什维利的人，一个认识幼年朱加什维利的人所写的那样，斯大林的父亲是个缝制靴子的手工业者，酗酒成性，母亲和索索常常遭到毒打。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在睡觉之前总想揍性格固执、不爱父亲的儿子一记耳光。早在那时候索索就已经学会了耍心眼以躲避撞上父亲。父亲无缘无故地毒打使儿子变得心狠，但母亲则全心全意、无微不至地照看儿子。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并经过多方面努力设法，才把儿子送进宗教小学，后又进宗教学校去学习。

家庭的不和继续发展，不久父母就彻底分手，父亲迁到梯弗里斯，消息全无，不久死在小客栈里，由公家化钱埋葬。当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艰苦道路之后，他就永远离开了父母的家。经查明，从1903年之后他仅四、五次见到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只到莫斯科儿子那里去过一次，就是在那一年斯大林恰好当了总书记。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35年在第比利亚^①视察时，是少数几次去那里中的一次。儿子曾否想过，正是这个不识字

^① 即原梯弗里斯。

的妇女那不可遏制的愿望，想把儿子从贫困中“推到上面”的愿望，才给了他得以利用的初次机会？这次会面后过了两年，斯大林的母亲一直活到多灾多难的1937年7月，活到高龄才悄悄地离开人世。

1931年12月，德国作家E·路德维希在和斯大林谈话时问过他：

“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也许是父母待您不好吧？”

“不是。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待我都很不好。”

我们根据朱加什维利幼年时期生活情况所了解到的一切可以断定，领袖对德国作家所谈到的双亲仅仅是指母亲。当初曾写过墨索里尼·威廉皇帝、马萨里克人物特写的路德维希曾经打算用一小时的面谈，来探索这位“神秘莫测的苏联独裁者”内心世界的奥秘，他想必未能成功。特别是斯大林对自己早年成长的情况不愿意声张和传播。

要是从德才素质的正侧两面来看斯大林，那就不能不承认他在宗教学校学习时期就已显示出不错的才能和非凡的记忆力。索索掌握宗教课文比别人要快。起初，新约和旧约全书的确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曾努力探索，想了解唯有上帝拥有最大幸福、无上权威、最高智慧这种思想的真谛。但把神学作为信条和道德准则的一种综合物进行长期研究，使他不久就兴趣索然。与此同时，在这个有才能的中学生的思想意识之中，不知不觉地（因为索索在宗教学校里先后共学习了10年之久）也培养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特点，这对他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在学习神学的10年之后还应当算上他化名

科巴蹲监狱和遭流放的另外10年。一个人横遭社会的遗弃和排斥，这种社会地位在青年革命者的心里加深了那种沉默无言的，但却坚如铁石的冷酷无情和对命运的不满。他学习完了宗教上的各种假设，但又被否定排斥，这一切都在他身上奇特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离奇荒谬的结合、社会弃儿的地位和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向往“造反”的模糊愿望，毫无疑问，必然在青年时期斯大林的身上留下迹印。最初20年的成长期间里，在宗教学校修道小室和监狱牢房中度过的岁月，归根结底，不能不对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智力发展、思想感情和意志产生必然的影响，这特别表现在思维的一系列特点上。

其中之一是：对任何知识总想加以系统化和分类，分门别类地排列在他的智力“架子”上的各个格子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体系的特点。这种思维方法对周围的人理所当然地会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此人是组织纪律性强、思路有条不紊的典型代表。和斯大林的思维方法另一个特点有关的是，他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缺乏认真分析批评的态度。朱加什维利一生中相信各种信条，先是基督教的，后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凡是无法强行归纳到他已掌握的概念和公式中去的，他都认为是异端邪说，后来则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论调。他对自己所相信的理论上某些基本原则的真实性很少产生怀疑，正因为如此。也就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持批评态度。照他看来，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方面从来不曾让步。大概他认为是信仰第一，而不是真理第一，当然，他对自己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对理想和精神财富怀有信心是好事，但是信心如果排斥真理并把后者挤到后面去，那恐怕就不是好事了。宗教的精神食粮和他的社会

地位促使他养成一种隐蔽但却深刻的自我中心思想，在周围生活的结构中总要夸大自我的作用。

斯大林很早以前就懂得，在生活中除去靠自己以外无人可以依靠。在巴库和梯弗里斯时，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对科巴说过：“你的意志很坚强。”称赞使人们对他产生敬仰，所以他决心在为革命工作取化名时，用“钢”^①作姓，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个特点固定并显示出来。从1912年起，朱加什维利写的文章已开始署名“斯大林”。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是他一人想把自己的坚强性在姓氏上显示出来。例如革命者А·Г·罗森菲尔德的意志远不如朱加什维利坚强，也决心采用“加米涅夫”^②的化名。然而历史将证明，“石头”时间一久是敌不过“钢”的。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相信自己不可战胜，相信自己的地区领路人的位置。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凝固物，斯大林一向具有信念。

虽然未来的领袖后来多次批判教条主义，同时却又对教条主义作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然而神学教育促进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形成一种牢固的、教条式的思维方法。斯大林总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生硬地加以经典化教条化，因而往往引出极端错误的结论来。

当然，斯大林是教条主义者的同时又是个无神论者。但是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吸收的宗教信仰方面的精神食粮很丰富，在未来党总书记的思想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其特点是绝不容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总想用左的革命词藻来替自己思想的“僵化”辩解。斯大林在“走向”革命时，已经

① 俄语中“斯大林”一词的词根是“钢”。

② 俄语中“加米涅夫”一词的词根是“石头”。